中國青年

本期目錄

前進（馬賽曲）

「同學間難於合作」嗎？

悼何昌琳同志

弱水

致黨與階級——評小雜黨

美國人之廣州觀

兩個盲人

反赤軍旗下之湖南學生

我們的時代（二）

第六卷第二號

（第一二七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出版

文學週報二三四期目錄

老牛……雁冰

遊山……志儀

歌集序……靜聞

一個藝術家的供狀……若谷

無聊……守莊

我所聞的徐文長故事……大白

△上海寶山路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文學週報社發行

△每期定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

△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費外加二角六分　國外一元

研究藝術的一些朋友們辦的

烈火第三期出版了

五卅運動與中國藝術界　質疑

五卅運動產生之原因及其影響　一平

五卅運動之總教訓　向左

智識界的羞辱

追念飄洋先生

列布闌與大

國家主義者的掌法

女人

零零碎碎

詩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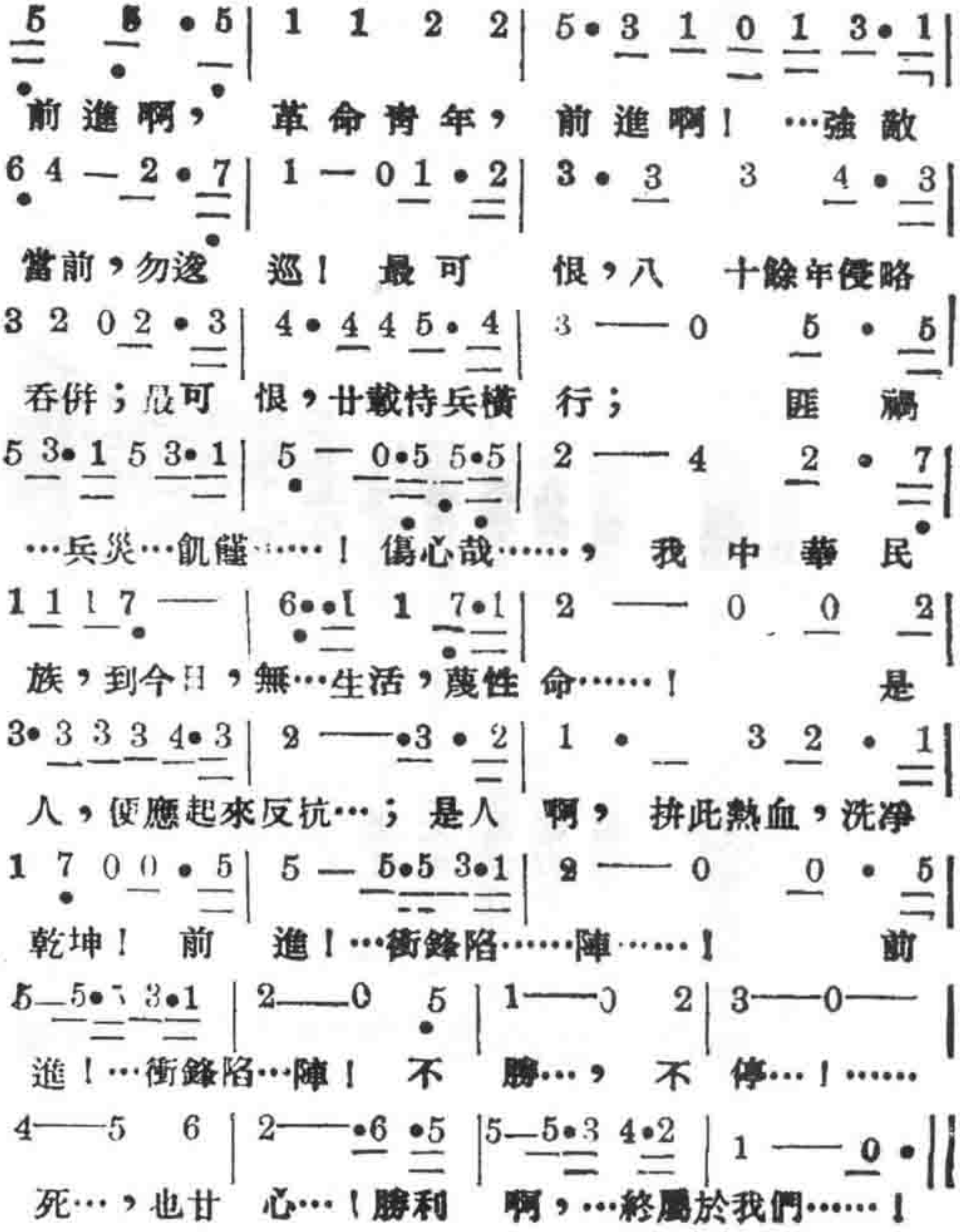
價目：銅元八枚（本期特價十二枚）

通信處：北京藝術專轉　火社

訂閱：半年四角二分　全年八角

G調 前進 4/4

（馬賽曲）


前進啊，革命青年，前進啊！…強敵
當前，勿逡巡！最可恨，八十餘年侵略
吞併；最可恨，廿載恃兵橫行；匪禍
…兵災…飢饉……！傷心哉……，我中華民
族，到今日，無…生活，蔑性命……！是
人，便應起來反抗…；是人啊，拚此熱血，洗淨
乾坤！前進！…衝鋒陷……陣……！前
進！…衝鋒陷…陣！不勝…，不停…！……
死…，也甘心…！勝利啊，…終屬於我們……！

馬賽曲（La Marsaillaise）是法國的國歌。　法國第一次大革命（一七八九年）暴發以後，王黨失敗出奔，乞援於普奧，西班牙，請出兵代征國內的革命黨人以恢復君權；一七九二年法奧宣戰，法舉國憤然，紛紛投效義勇軍，誓死撲滅敵冠；一少年工程仕官名李塞兒（Lisel）者奉命作行軍歌以壯士氣，於一夜中成一曲六歌，悲壯激昂，得未曾有；未幾，此曲即遍傳於行伍間，軍心大振市廛閭里，亦莫不以高歌此曲以爲榮。　革命後被採爲法國國歌，英、德、俄等國亦均採此曲作爲革命歌譜以勵戰士；玆特按曲作一歌，名『前進』，願我革命青年携手高歌，前進殺賊！

「同學間難於合作嗎」？

——實際工作中得來之寶貴的經驗，

——活動的青年幸注意及之！

一

許多人都知道中國今天需要革命，但是不知道革命怎樣才能實現。

有人以爲革命是很神秘不可思議的，說不定明天早晨起來，天上變了顏色，革命就成功了，像要把戲的一樣。這當然是錯誤的。又有人以爲革命是要『幹』的，只要不斷地『幹』去，無論怎樣總是會成功的。這其實也并不是完全正確。

我們知道，在學校舉行運動會之初，各項選手們必須有長期實地練習的準備，而在練習中，并不只是隨意跑跳，亦必須時時注意糾正『手法』、『姿勢』，然後才能在正式運動會中大顯身手，奪得錦標。同樣，革命之成功，亦必須有充分的實際的準備。

在一次大革命之前，革命的民衆，在工廠中，在農村中，在商業界中，在學校中乃至在各種可能的場合中，必須不斷地扭着自己的敵人，作各種形式的或大或小的爭鬥——如工人之以罷工怠工爲手段而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農民組織紅鎗會自衛團，以武力抗租抗稅，商人罷市以拒用軍用票，學生罷課以爭言論集會之自由，或全體退學以促醒

當局改進校務——同時，在這些富有革命意義的爭鬥中，時時注意解決當前的困難，取得實際的經驗，這樣，才能希望在正式的「革命」運動會中，作最後的決賽，奪得錦標，成功不世之偉業，解救民衆於水火。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決不是十月二十五日那一晚的事，他們已經有過數十年千百次大小的革命爭鬥，積聚有無數的實際經驗，才培養成這鮮艷的革命之果哩。

今天，在事實上，一般民衆都已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作過了不少的革命的爭鬥（如年來各地罷工罷課罷市等運動）可是知道從這些爭鬥中積聚經驗，準備作最後「決賽」的實在極少。 這是我們不可輕易放過的一個問題。

二

江西東林君（十八歲）來信說，「先生可以相信我並不是共產黨；我在本校任自治會長。我只在前天提出要求學校下學期添授社會科學概論，更換國文教員，校長便指我為共產黨，同學當中也有好些說我過激，很少贊成我的；我眞氣死，我決不幹這鳥會長了，我還想離去這個死氣沉沉的境地！」

河南張君來信說，「我們的勵進社終於解體了，因為內部分了兩種派別的爭端，一種是共產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之爭，一種是省城與省外同志之爭。 半年來，沒有一次開會不是意氣的爭鬥，社務沒有一點發展，許多同志都消極下去，不解體其實也自解體

了。　但是我們還是決意照舊幹下去。……』

前天偶然遇着某中學——一個規模很大的中學，的同學，和他們談起他們在學校活動的情形，他們都深深感覺到同學間難於合作。　他們說，智識的界限，貧富的界限，班次的界限，鄉土的界限，黨派的界限，更加以各人的感情意氣，學校當局之破壞操縱——在此種情形之下，雖是十數人的一個講演會也不能順遂地成立，遇着了大規模的愛國運動，如前次五卅紀念，更顯得內部的分崩離析，自己的拳頭先打折了自己的腰。他們憤然而又慨然，有兩位同學甚至說，『中國若是要靠我們這樣的學生得救，中國是無望了！』

這幾件事實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這些青年都是捲入在一種革命的爭鬥中，可是他們不知道從這裏面學習經驗；遇着困難，不是想『離去』，便是只知蠻『幹』，或灰心喪氣地說有『無望』。

他們遇着的同一困難是『同學間難於合作』，這其實也是學生界中——甚至是許多羣衆中，共有的現象。　我們聽見了某地的學生會分裂了，某校為更換校長而發生了擁某拒某的怪劇，某地為了參加某種示威運動致引起了學生間的鬥毆……。　這個問題對於青年　生，特別是學生中的活動分子，有嚴重的意義，我們應該解決這個『難於合作』的困難，獲得今後在行動上值得借鑑的經驗。

三

同學間豈眞是『難於合作』嗎？

其實何至於此！ 我們睜眼一看，農民，工人，商人，各種機關職員，小學教師，乃至兵士警察，無一不在飢餓與死亡的追逐中，這個我們且不必多說；說到靑年學生的境遇，我們自己都能親切地感受到：家庭經濟日漸破產，不能供給學費，以致中途失學；幸得畢業 却又無職業可就，困守家園，生活無路，乃至有被迫而從軍，爲軍閥吳佩孚效死者（如正定等處）；在學校中， 劣的政治勢力與陳腐的社會勢力相結作祟，致功課不切實用，設備等於烏有，箝制思想，束縛活動，學校直似牢獄，教員多類禁子。

更加以連年兵禍，教育費完全挪作軍費，學校關門（如北京長沙等處）；軍隊橫行的結果，乃有搗毀學校，殺戮學生等慘劇相繼發生（如湖南河南各地）……。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是有腦筋的靑年，誰都不能安居，誰都知道要另找出路，亦卽是，誰都是革命的。 因此，在每一種反抗的行動中，應分是全部的羣衆都會參加，沒有分裂，亦沒有中立的。

可是事實上是分裂了，是沒有一致行動。 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敵人用了各種的方法俘虜了我們若干的兵卒，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不善統率，致許多夥伴叛離而去。

在今日情形之下，一條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線是明顯地存在着；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等壓迫階級站在反革命的陣線上，革命陣線上站的便是我們被壓迫着的工農商學等一般的民衆。　兩方的力量，若照『應分』的數目字來作比例，後者當然要超過前者萬千倍，一旦接觸，勝敗不難立見。　可是，這些壓迫階級的人們都是很聰明的，他們當然要設法加強自己的隊伍，減弱我們的力量：好在國家的政權在他們手裡，他們有着各種方便，他們操着了偉大的經濟權（土地和大工廠等），把多數人的所有都奪去了，使得多數人不能不靠他們吃飯，因而不能不降服在他們的脚跟下，作他們的奴隸；他們握着了偉大的兵工廠火藥庫，使得多數人不能不跪倒在他們的槍口下，爲他們作苦工；而最厲害的是他們的祖先遺傳給他們的許多所謂『先王之道』，所謂『教育』，『宗教』，他們辦了許多學校，說是使人民開通智識，實際是教人民怎樣去服從他們，不作絲毫的反抗，他們立了許多教堂、同善社，說是勸人爲善，實際是蒙蔽人的聰明，要人民閉着眼睛做他們馴服的臣僕。　他們對於我們青年，更有着最好的手腕，他們利用那些被他們欺騙征服了的教師和父母來作宰割青年的工具，用『古訓』箝制青年的思想，用窮愁消磨青年的壯志，用挑撥離間破壞青年的團結。……　他們還有着各種巧妙的法門，他們這一切的法門都是很有功效的。　看！　替他們日夜流汗作苦工的，不是我們隊伍裡的苦兄弟麼？　完糧納稅，供給他們揮霍的，不是我們隊伍裏的苦兄弟麼？　在槍林彈雨中當砲灰

，替他們爭地盤的，不是我們隊伍裏的苦弟兄們麼？　宣傳他們的福音，勾引我們的士卒去投降的，不也是我們隊伍裏的弟兄們麼？　在戰場上，自相殘殺，使敵人乘機向我們進攻的，不又是我們隊伍裏的苦弟兄麼？　可憐，我們造出槍砲爲敵人打死自己的弟兄，自己拿起鴉片爲敵人麻醉我們的弟兄，明明是我們一家的人，却幫着強盜來刧奪自己家財，毆辱自己的父母，強姦自己的姊妹……這一切——這一切，咳！——這一切都是我們每天親眼看見的事實！　我們看見，反革命的陣線上，千軍萬馬，都是我們的士卒，却屈服在敵人的羈靮之下，而我們自己的陣線上——革命的陣線上，却只是少數的孤軍奮鬥，創痕滿面，血流沾衣！

四

我們的士卒之成爲敵人的俘虜，實在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這原因便是我們自己的『統率無方』。　我且只說青年學生界的情形。　第一，青年作事，多半不注意運用羣衆的力量，遇事只是少數人包辦，有一次，一位青年對我說：『眞無法，和大家作事太難了，還是自己包辦得爽快些。』　這可以代表許多活動青年的心理。　這只是一種偸懶的辦法。　這是再錯誤沒有的了！　我們沒有鎗砲火藥，沒有金錢財寶，我們所有的只是這赤裸裸的廣大的被壓迫的羣衆；離開羣衆，我們是沒有力量的。　敵人正在多方設法俘虜我們的羣衆，以減少我們的力量，增加他們自己的，我們却因圖作事『爽快』

而棄羣衆於不顧，這何異於將自己的刀槍拱手送與敵人，天下還有比這更糊塗的人嗎？

其次，有許多活動的青年知道羣衆是應該得的，——或簡說是應該好好維護住的，可是不知道怎樣去使羣衆站在自己的陣內而不叛離。這裏，我們應該懂得極簡要的羣衆心理，便是，羣衆的眼光不能獨照到很遠，羣衆是急於近功的；只有關係於羣衆切身的事，只有使羣衆懂得是自己切身的事，才能激起羣衆，才能使他效命於疆場。可是許多活動的青年常不注意羣衆當前的需要，只提出一些關係於國家大事的高遠的口號，使羣衆不能了解，感不到興趣：如在教員腐敗，校長專制的學校中，不提出撤換教員，集會言論自由的要求，只是高喊着打倒帝國主義，收回關稅權，打倒軍閥等高遠的口號；在反對填寫留約書的學潮中，只是空嚷着取消領事裁判權、國民革命萬歲等牛頭不對馬嘴的口號，這如何能號召羣衆，如何能使羣衆不叛離而去！

復次，不注意分析羣衆的成分，加以深切的認識，因而不能提出適當的口號去號召羣衆。固然，在今日情形之下，被壓迫的民衆都是革命的；可是因爲各人的經濟地位不同，他們各自都有其特殊的要求：商人要求的是收回關稅權，……農民要求的是蠲免苛捐雜稅，……工人要求的是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將來進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青年學生要求的是免收學費，教科改良，集會言論自由……。便是青年學生中，因各人家庭經濟地位的不同，他們的要求亦並不能一致。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只取羣衆

中的一部分而失去一部分，我們應該作的是，從羣衆許多不同的要求中，我們尋出一個當時當地的共同要求出來，號召羣衆。 大而言之，像中國今天在帝國主義與軍閥雙重的壓迫之下，全中國民衆的共同要求是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所以中國今天革命的總口號是國民革命，一切工農商學羣衆都能聚集在這口號之下努力奮鬥。小而言之，如某學校發生學潮，原因是一年級要求減收學費，（四年級是反對的，因爲減收學費，四年級便不能出外旅行，）三年級反對某教員，（這教員卻又是一年級歡迎的，）而全校一致不滿意的是校長的專制與任用私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便只應喊出撤換校長的口號，不能同時提出減少學費和撤換某教員的要求；因爲在第一口號之下是可以號召全校一致行動的，若同時提出第二第三要求，便會使學生內部意見分歧，發生分裂，第一口號亦不能實現；而且第一口號若實現了，第二第三要求還有在另一方式之下實現的希望。

再次，對於被俘虜去了的羣衆，不知設法援救，反而『投井下石』。 這一類的事實太多了。 反對基督教，便對於一切教會學校裏的學生橫加攻擊；反對國家主義派謬誤的理論，便對於一切被國家主義派領袖欺騙了的羣衆肆意辱罵；某一部分學生被學校當局禁制住了，不能出外參加示威運動，這部分學生便成了我們攻擊的目標；某一部分學生因爲未明瞭本校學潮的起因，沒有積極參加活動，這部分學生便又是衆矢之的了。

我們應該知道這些羣衆並不是大生成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他們多半是不及明瞭眞相或遠被敵人蒙蔽了他們的聰明，方纔至此。至少我們應分歸咎於我們的宣傳工作作得不好：我們怎樣能專一責駡他們？對於這些羣衆，我們應該多用力量指出他們是被俘虜了，指出他們的錯誤，告訴他們，拚援引他們走上正路，回轉到自己陣線裏來。這是我們應該作的。

最後，我們應該指出的便是，青年中許多活動分子在工作中的態度不適當，如喜出頭，愛擺領袖架子，臉上掛出革命的招牌等等。革命事業是何等神聖嚴重，在革命的陣線上如何能挾有出風頭的卑劣心理？誠樸的革命羣衆是最嫌忌紈袴浮薄的風頭人物的！領袖是由羣衆選擇的，羣衆選擇領袖是以『能否爲羣衆作事』做標準的，空空的玳瑁鏡，西裝，『仁丹』鬚，說話走路的裝腔作態，……如何能騙得着羣衆的信　？——這一切只會使羣衆掩鼻而走。另一方面，說話也是革命，作文也是革命，吃飯穿衣都表現出是革命，事無大小，都以革命的態度對付之，這樣，即令你眞正是一個熱誠的革命者，然而敵人忌嫌你，羣衆害怕你，你將被壓迫而離去你的所在地，受些不應受的無意義的危險，羣衆離你而去，你是孤立了——這對於革命有什麼意義？

※　※　※　※

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我們青年今天的遭遇：我們所住的環境叫我們不能不革命；

可是因爲敵人的陰險狡詐，因爲我們自己的「統率無方」，使得我們的隊伍渙散單薄。今天放在我們青年面前的革命工作是如何艱難，卻又是如何的需要呵！ 我們需要無上的困勉，百十倍的努力，招回被俘虜了的弟兄，鞏固我們的陣線。

同時，對於一切爭鬥中所學得的寶貴經驗，我們應該日日應用，日日聚積；我們最後的「決賽」近了，我們不可一日懈怠呵！

一九二六，七，一〇

悼何昌琳同志

根●

本年二月我們在南洋的同志爲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及籌備孫中山先生一週紀念專開會於智民學校，被當地英帝國主義政府捕去四十餘人，囚禁獄中，何昌琳同志亦居其一；昌琳同志以病弱之軀，既乏醫約，又遭百般虐待，並強迫其作苦工於烈日之下！ 昌琳同志是革命的青年工人，他以血汗所得工資，與諸同志創辦智民學校，作革命運動。英帝國主義要置他於死地，是毫不足奇的！嗚呼！英帝國主義之野蠻橫暴由此我們認識得更清楚，昌琳同志的革命精神是我們——尤其是南洋的勞苦羣衆所永遠不會忘記的！

弱水

雨銘

苦海中的弱水，
常能掀起洶湧的狂濤巨浪。

政黨 階級——評小雞黨

則・連・

在獨立靑年第六期，有一位林懿民做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做「政黨與階級——中國共產黨之階級基礎——中國共產黨」。在這篇論文裏，大意是說：

一、凡是政黨，就應該建築在階級的基礎上面；

二、中國共產黨自命爲代表勞動階級之政黨，其實中國共產黨乃智識分子所組織；

三、中國知識分子乃全部依附於支配階級之王者，與勞動階級無共同利害亦無共同意識；

四、這種知識分子所組織成功的中國共產黨，自然不是信仰共產主義的，自然不能夠代表中國勞動階級的利益，其所以標榜共產主義者，不過因爲（一）愛新，（二）熱心功名。

根據這樣的推論，所以林懿民君表示，他們，獨立靑年派的國家主義者，并不是反對共產黨，他們所反對的，祇是不能代表中國勞動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因爲林懿民君的結論說：

「任何一國，政黨若欲發揮其本義者，必須有階級爲其基礎，而階級之利害欲

其代表於政治之上者，必須有以階級爲基礎之政黨而後可。　吾人承認勞動階級之利益不可不顧，然欲代表勞動階級之利益者，厥惟勞動階級本身，至於知識分子，雖至公無私，亦無代表勞動階級之資格。　故吾一面　於中國共產黨，雖不能贊同；他面對於勞動階級，又希望其能組織一眞能代表彼輩利益之共產黨或勞動黨也。」

這樣的論據（Argument）居然在獨立青年派的國家主義者筆尖寫出來，在表面看是很新的。　國家主義者居然丟棄了政黨代表『全民』利益的定義，而承認政黨祗代表一國中某個階級的利益；他們居然承認各階級各有特殊的利害，因之有特殊主義和特殊政策；照他們的意思推論下去，政黨既然代表其階級利益，所以政黨間的衝突，恰好就是階級間利益的衝突之反映，而各階級皆有其特殊利益，所以階級間利益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換一句話說，他們不僅肯定了階級，而且居然肯定了階級鬥爭！　國家主義者居然公開肯定階級鬥爭！　這不是新的論據嗎？　這不是他們有進步了嗎？　這不是至少也可以說獨立青年派的國家主義者，比醒獅派的國家主義者，高明得多了嗎？

然而不然！　這樣的論據，他們是拿來攻擊中國共產黨的。　中國共產黨簡直是國家主義者噩夢中的惡魔！　他們爲攻擊中國共產黨這個惡魔起見，眞是『爲目的不擇手段』！　他們任何論據都可以拿來用，即與他們的根本理論相矛盾論的據，他們也不妨

拿來試試。林懿氏君這個新的論據，便是一例。但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林懿氏君所發明的。一面像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他面歡迎未來的中國共產黨——這樣自以為站在勞動階級利益上面說話，來反對共產黨，不指林懿民君是如此，其他一切國家主義者及其反赤同志，尤其是一般工賊，也時常是如此。他們有時儘着破壞工人的罷工，儘着鎮壓農民的反抗，儘着斥責『工人的囂張』，儘着『糾正農民運動的錯誤』；他們有時也儘着說『勞動階級的利益不可不顧』也儘着說：『工農是好的，祇有共產黨不好』，也儘着說『共產黨欺騙工人』，也儘着說：共產黨是流氓是智識分子是穿長衫做勞動運動。這些論據表面上雖然是互相矛盾，然其根本作用則是一致的：即反對中國勞動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至於究竟是一起反抗呢，還是離間中國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那他們就要看風色說話：乘着好的機會，說為勞動階級利益而反對共產黨的話，自然比說為『全民』利益來反對共產黨的話，要動聽些。林懿民君這個新論據就是這種作用。而其實這種論據分明夠不上說是新的，獨立青年派的國家主義者分明沒有進步，他們分明未見得比醒獅派的國家主義者高明些。

在『政黨與階級——評中國共產黨』一篇論文裏，淺薄幼稚得異常可憐，我沒有閒暇去指教他，所以用不着將一切淺薄幼稚之點一一替他糾正，我祇指出最錯誤的幾點，使一般讀者明白獨立青年這篇論文的著者實在是閉眼睛說了，而其閉眼睛說窮的是反赤

——攻擊代表中國勞動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而其用這樣的論據攻擊中國共產黨，結果恰好攻擊了他自己的『小雙黨』。

我現在所要說的，不在於政黨應當代表階級這一點，因爲政黨應當代表階級這一理論，在國家主義者筆尖上寫出來，雖然是新的，而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則是當然無庸討論的。 每個政黨都是代表某個階級的利益，儘切點說，每個政黨是某個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而代表全階級一切分子的共同利益的。 我現在所要說的，乃在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甚麼？

判斷某個政黨的階級基礎，祇拿其組織分子來看，還是不夠的，我們首先應該看這個政黨的政綱是否代表其所代表的階級之利益？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政綱自然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否代表中國勞動階級利益呢？ 我想這是用不着詳觀解答的，尤其承認政黨代表階級的林懿民君應該瞭解。 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列甯等少數思想家『發明』的，乃是從資本主義底下無產階級的需要和勞動運動的實際中間產生出來。 中國無產階級——廣義說，勞動階級——是世界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之一部分；中國無產階級的命運與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完全相同，雖然發展的程度低些，但發展的道路是一樣的。 可是中國無產階級究竟有特殊的生活條件，而其特殊的生活條件則發生於中國在國際上在歷史進化上站的特殊

的地位，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政綱除總的共產主義原則外，還有適合於中國無產階級的特殊生活條件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目前的要求，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乃是民族革命，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及一般農民的地位祗在要求聯合國內一切革命勢力去打倒國外侵略的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餘孽的軍閥，然後本身才能充分發展，才能努力於世界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關於民族革命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十分注意，民族問題為其政綱上最迫切的問題，一切的政策都以這問題為中心。 從這一點看來，中國共產黨的確是代表中國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

但祇拿某個政黨的政綱來看，還是不好的，我們其次應該看這個政黨的行動是否適應於其所規定的政綱？ 中國共產黨的政綱完全根據於中國勞動階級實際的要求，中國共產黨的行動也完全是根據其所定的政綱做去。 自從成立以來至今六年，中國共產黨的行動完全表現其忠實於自己的任務。 這幾年的戰鬥中，斷頭飲彈而死的不知有多少共產黨人，監獄中不知禁錮了多少共產黨人，逃難失業被通緝的不知又有多少共產黨人！ 他們都是為中國勞動階級利益去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政綱而犧牲了的。 領導中國勞動階級加入國民黨為民族革命而奮鬥的，是共產黨人；五卅運動中反對帝國主義而能積極奮鬥的，是共產黨人。 現在國家主義者親身參加的反赤運動，有甚麼作用呢？無非是看出中國共產黨經過五卅運動後在民族運動中影響的加增，因而倫敦寄來六十萬

鎊反赤宣傳費，因而反赤運動到處與起，因而國家主義者也加緊反赤的宣傳，以至於林懿民君的這篇論文；反過來說，豈不是在民族運動擴張中表現共產黨人的力量嗎？　豈不是共產黨人眞能領導勞動階級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嗎？　豈不是共產黨人眞能爲自己的政綱而奮鬥嗎？　從這一點看來，中國共產黨的確是代表中國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

在政綱方面，在行動方面，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的確是代表中國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了，然後我們再該看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分子是怎樣？這裏就說到了林懿民這篇論文的中心之點。　林懿民君的結論根本就建立在『中國共產黨爲知識分子所組織』的斷語上面。　這樣閉眼睛說眞令人失驚；這樣觀察社會現象，這樣判斷社會問題，眞淺薄幼稚得可怕！　林懿民君既然承認中國勞動階級是一個階級，也有特殊的利益，因此也就有特殊主義和特殊政策，既然能夠承認政黨間的衝突是階級間利益的衝突之反映，爲甚麼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主義和政策，恰好正是中國勞動階級的特殊主義和特殊政策，而反把中國的一切政黨都看做知識分子的黨，反把一切政黨間的衝突都看做知識分子間利益的衝突呢？　林懿民君答覆說：『勞動階級無自覺之念。』　甚麼話！　假使獨立青年不是標明一九二六年出版，我將以爲他這篇論文是六年前做的，不然他何以完全不知道中國　香港海員發動、球的大罷工，京漢路工人『二七』的大屠殺，五卅上海二十餘萬產業工人的政治總同盟罷工，香港十餘萬工人的大罷工一直延長到現在，他更何以完全

不知道廣東的農民運動？　連這樣重大的事件都不知道，他的論文中雖然屢次提起中國勞動階級，但這或許是爲反赤的目的，恐怕他連中國勞動階級之存在也起疑問了。　他既然以爲中國勞動階級雖然有特殊利益，因而特有殊主義和特殊政策，但『無自覺之念』，所以他完全領會不到中國共產黨產生和發生之眞實的社會原因，而竟解釋爲（一）愛新，（二）熱心功名。　他解釋『中國共產黨爲知識分子所組織』的斷語說，中國共產黨是寄食知識分子之國民黨而成的，國民黨員之外，尙有青年學生，勞動分子則佔少數。　我們實在用不着去辯駁這樣閉眼睛說的論斷。　實在告訴林先生：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分子絕不是你所能想像得到的，據最近的統計，中國共產黨全國黨員中，工人農民的數量佔百分之七十一，知識分子佔百分之二十二，這是指全國而言，在產業區工人成分更多，譬如上海，工人數量佔全體百分之八十，知識分子則祇佔百分之十三又六，其他各地可以類推。　這樣統計的證明應該可以使你確信中國共產黨的確是代表中國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吧!?

卽以知識分子而論，林懿民君的判斷，也淺薄幼稚得可怕。　可是我們現在不能詳細說明知識分子的作用，因爲這樣的說明離題太遠了。　然而我們在林君這種判斷之中，却發現了一些東西。　林君斷定中國智識分子『乃全部依附於支配階級之王君』，『非屬於無產階級乃屬於有產階級也。』　林君本意係藉此爲反赤之用，但現在中國共產

黨之非知識分子所組成旣如上述，則林君此種斷語恰好倒戈轉來攻擊林君及其同志自己所組織的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或靑年黨，或獨立黨，或如創造社小夥計們所錫嘉名之『小鷄黨』（見A.三週刊第一期）；因爲這種小鷄黨，林君當然自己承認是智識分子組成的。　我們自然不願抹煞一切事實，像林君那樣，斷定中國知識分子都是依附於支配階級之王君而屬於有產階級；但我們卻願意跟着林君斷定：組織小鷄黨之知識分子的確是依附於支配階級之王君而屬於有產階級的。　附屬於王君和有產階級的小鷄黨，在其機關報上攻擊中國共產黨，這本是理所必然毫不足爲怪的事，但我今如他寫了這許多字佔了中國靑年許多篇幅，自覺也太庸人自擾了。

两個盲人

爾•銘•

兩個盲人，
一個吹笛的，
一個敲鑼的，
在紛擾的街市中亂撞，
說能替人們察辨是非禍福。

美國人之廣州觀

定一譯

美國L.S.G.nn.tt作

這是美國一位有名的著作家G nnett 遊了廣州以後發表的一篇文字，原文載在六月份紐約亞細亞雜誌，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轉載，原名爲『廣州成爲亞洲激進中心之底蘊』（Why Cant·n is Ra·ical Center of Asia?）。我們時常聽見人說，『說廣州好的人都是過激黨，都是赤化的宣傳』；現在大家總可以相信紐約亞細亞雜誌和密勒氏評論報不是『過激黨人辦的』，美國的名作家不是『赤化黨的宣傳委員』，這篇文字裏所說的話總可以使大家信服一二——雖然我們還是覺得他的觀察有些偏見與欠深入。所以特請定一君譯載於此。 ——記者

在上海，他們叫着「赤色的廣州」，在香港，他們說廣州人都是過激黨。 逐漸的走近廣州，更可以總到無數不可思議的傳說，關於俄顧問，俄國式教練的軍隊和俄國軍火等等東西的。 大家都覺得四百兆的中國人正和五十兆的俄國人携起手來向西方的國度作戰。

我們的船慢慢的紆曲而行，兩旁是豐茂的稻田和荔枝園。 忽然一座巉峻的番山橫在前面，最後轉了個灣，進了檣帆如林的珠江。 其中有··薩克拉們圖(Sacramento)，

和貴資加Pampanga是美國的戰艦；秦蘭吐拉Tarantula，馬司Moth 納沙司Nessus，木耳亨Moorhen，和羅並Robin都是英國的戰艦；費寶浪脫Vigilante揚着法國旗；其他還有幾只小的中國與日本艦；幾百褐色沙船和幾千舢舨。

現在英國船只不停在廣州。從六月二十三日有五十二個中國人被殺後，這種抵制一直繼續不斷。中國人從香港到廣州，要得罷工委員會的允許。外國人必定要從沙面走過沙袋和電網，過橋到廣州。

六月二十三慘案的影響，在廣州仍然非常濃厚，而且影響到百哩外的香港。但是這留給每個廣州人以傷心的紀念的六月二十三，乃是一個長時期爭鬥之爆發。這個爭鬥從鴉片戰爭起。一八四〇年代英國因爲要維持這項貿易，和中國開戰，砲轟廣州城，至一八五〇的時候占據之，於是他們就把一個沙嘴築成沙面，而自己占據了。廣州乃是中國革命史的母親。太平天國之亂是在此地發生的；孫逸仙推翻滿清之長期的革命運動中，也拿此地爲中心；及袁世凱圖謀復辟，廣州又化爲中國民主運動 的薈萃之地。倘使認定廣州政府是一個激進的政府，其原因實在不能完全推在幾個蘇俄的專門顧問身上。

舊年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全體市民爲外人五月間在上海慘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而大示威，廣州到處興奮起來了。十天以前，新出世的黃埔軍校學生軍，方才把幾年來剝削

市民的滇軍（劉楊）驅逐出境。　沙面的居民，曾看見氣憤的市民，在僅隔一條河的街上，把滇軍打死，這事誠然可以使他們有些胆寒的，所以他們在橋邊放了許多沙袋，調海軍上岸以資保護。　在美國領事署及英國郵政局前面，外國人都有來福鎗。　示威者結隊遊行——男女工人幾千，男女學生更多，繼之以黃埔學生軍，他們鎗上的刺刀在太陽下閃光，從大東門，經長堤而到沙基，同沙面僅隔百尺河面。

忽然鎗聲一響，繼之共有三聲。　沒有人知道是誰放的。　中國人方面說放槍的是立在沙面維多利亞旅舘二層樓門間內的一個高大的人；英國領事舘方面則又一口咬定說是藏在沙基屋簷下的俄國人；此外還有十幾個人自認看見誰放的，但是他們都是言人人殊。　總之，一邊是幾千個精神與奮的武裝的中國人在沙基，一邊是幾百個精神興奮的武裝的　國人在沙面，其中每個人都有不留意地拔拔彈機的可能。　繼之，英國方面的機關槍，就在沙袋背後描準了中國人掃射。　中國的學生們向小巷亂攢，學生軍臥在無遮蔽的馬路上向沙面還擊，結果都是沒用，至多只在沙袋上打兩個洞。　二十分鐘後，五十二個中國人倒斃在路上，此外有一百七十多個受了傷。　其中一半是軍人，一半是學生，很多人的槍傷在背上。　外國人死了一個，傷了兩個。　中國人叫這次事件爲「沙基大屠殺」，英國人却叫他「沙面之襲擊」，雖然沒有一個中國人曾做過橋的嘗試。

從這天起，廣州即開始與英國做經濟的鬥爭。　在一九二四年，五個月之內，在廣

州英艦進出者二百二十五艘二千二百七十九噸；至一九二五年同幾月內，減至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二十噸，其中即從香港運輸日用品到沙面之內河小輪的噸數，亦算在內，這種小輪，只運些必需品供給沙面被封鎖的外國人之用，算不得運貨，他們的職員說：「不過去揚一回旗」而已。 由別種船運到廣州的英貨，都被罷工委員會沒收，拍賣之以維持罷工經費。 從那天起，沙面找不到半個僕人；沒有一個廣州人跑過橋去。 香港也加入了這個罷工。 同時離港的華人有二十萬。 香港的英國人和沙面的一樣，做飯和洗衣都要自己動手，這 環境使東方的盎格羅沙克遜大起紛亂。 直到現在，在香港還找不出有本領的縫工，鉛管工匠，電機工匠，和建築者，雖然從北方運來了多少代替的僕人。 海上的商業，減少到不及平常一半。 地價跌落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六十者，直到現在不見稍漲。 銀行之曾以抵押品借債給人者，到此完全站不住脚；只有倫敦來的三百萬磅——在如此小島，為數已是不少——補救了很多的損失，直到今天，香港還有人夜裏不能合眼，懸想些這英國人工所創造的偉大市廛，是否會有一天荒蕪得像亞拉伯的窮鄉僻壤一樣。

沙面的情形給我們以可驚的覺悟，顯然是一座受到大難的城市。 在很鬧熱的中國街道中有着各種的臭味，各種的聲音，以及大羣出着汗的苦力，運着堆得高山一般的貨品——喚着的猪，叫着的雞，拍着的魚；菜蔬，橘子，荳餅，米糧，布匹，金屬，石塊

，磚頭，——蹣跚而行，我們離開了這中國的街道，復曲曲折折的經過了電網和沙袋等防禦物，又經過了兩個濃鬚滿顋的印度巡捕，突然間，置身在一個無上可驚的安靜的世界裏。　此地有濃陰覆地，可是從前平鋪如茵的草地，現在已蔓生怒長，多半結子了。一排栽在盆裏的棕樹，倒在領事館的籬笆上睡覺。　電網和沙袋到處都是。　足音在死的沉寂中發出可驚的回響。　街道　有掃除，一座建築將半的房子給落業滿蓋了——這是去年六月間未完成的，那時中國的工人拋了他們的工具，倘徉歸去了。　這些時日，英國領事坐在辦公室裏幾乎無事可作，只在苦想着去年的六月二十三。（未完）

反赤軍旗下之湖南學生（長沙通訊）

相菊

這封通信雖動就擱至現在才發表，然而我們睜眼一看，此種慘劇並沒有閉幕，且在許多反赤軍旗飄颺着的地方陸續表現着；我們想到湖南同學們當時的不幸，我們又想到與湖南同學同一境遇的同學們，我們實在還不敢說『痛定思痛』，自然更不能以『明日黃花』視之了！　——記者

葉軍入城後，即縱兵毆打學生，搜索男女學校，搶刼學生手表眼鏡，衣服銀錢，男女學生備受蹂躪。　嗣葉派首斌（葉參謀長）為省會戒嚴司令，首為人最暴虐，平日無惡不作，此次忽佔據要津，益發肆無忌憚，故雖表面上有禁止侮辱學生之命令，而實際

則授意兵士，任情凶毆。　旬日之間，省垣各學校學生陷於極端恐怖時代，即平江湘潭等處，亦受苦殊甚。　計唐軍退出長沙後，葉軍五月二日進駐省城，彼等進城，即分途四出闖入民家，潮陽門外如園，因開門略遲，被兵士鎗殺該園主人楊某之友，將財物刧掠一空。　復跑到稻田女子師範，殺傷教務主任及學生李飛雄等數十人，封去手表、金戒指、銀元等件。　在岳云中學，則借搜槍爲名，到處搜索，不遂其願，即將窗戶什物搗破，並要捉該校校長，及學生會負責人；在楚材中校亦有如此之舉動。　長郡公學，二日則學生痛被毆傷者多人，五日則由全副武裝兵士數人，由側門蹤入，蹂行學校，見馬燈則指爲軍用品，携之而去。　長沙女師，學生全身被搜者一人，被奪去雨傘者二人，背脊被擊而暈絕者一人。　猶不知足，便荷槍實彈，衝入該校，將學校功課表撕毀，將雨傘多柄奪去。　在甲工學校則被打傷者一人；其餘如一師、羣治、育才、湘江各校、莫不受其蹂躪，尤其是五月七日國恥紀念的示威運動，五月九日衡湘學校在教育會坪舉行運動會，受害更爲慘酷。　五月七日各團體決定舉行遊街，事先由籌備處函告戒嚴司令部，首斌接到呈文，便拍案大罵：『這班赤化，要他不遊街，他硬要遊街，應即捉了他們來砍頭，方才痛快』！　便立卽派人去捉籌備主任，同時批答不能遊街。　到了遊街的那一天，在教育會坪的前後左右均有重兵把守，無論何人不准進去，　近邊去望一下便要挨槍打，各學校各工會均屆時到會，苦於無門可入，而把守教育會坪之兵士，

則逢人便打，並將各種旗幟，撕去乾淨，發傳單的時候，便飽以槍柄，講演的時候，則飽以老拳。　計此次受傷者有王兆槐、[illegible]國華、彭正坤、譚忍、李超、郭凡、李用等約百餘人，有傷頭部者，有打傷手足者，有搶去眼鏡手表者，當時滿佈了一種恐怖空氣的街市上悽慘異常。　九日、衡湘中校在公共體育場舉行運動會，事先已得戒嚴司令部之許可且允派兵保護，乃正在學生演習，來賓參觀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衝來兵士一排，荷槍實彈，殘殺運動員及參觀羣衆，計教員被傷而且拘到戒嚴司令部去者，有張楚藩、唐梗猷、李敦診、李才基等，學生被毆傷者有朱輝皇、陳庚、楊青、熊侯明、尹文定、潘先堯、李孟芹、丁德秉、李才機、鄧薰燕、周長曾、蕭才俊、鄢厚卿、彭自強等數十人、有小孩被割去耳朵、有市民被割去股肉一大塊，大概可以說自從二日到現在，每天總有兵士毆打學生的事實，現在城內各校學生已紛紛離校，第一師範現已斷炊。

葉軍蹂躪湖南毆打學生情形，概如上述。　省垣各校學生現在甚為憤烈，紛向學聯請求舉行總罷課。　教職員對於此種暗無天日的行動有一部份甚為不滿，但不敢明目張胆起來反抗，同時還有一部份中日最痛恨學生，現在好趁此時機，假手於兵士以為報仇雪恨之計，故學聯派人到衡湘去詢問並調查情形時，該校教職員即出謂絕無此事，且禁止學生承認受傷，如有承認受傷者即行開除學籍，押送戒嚴司令部去懲辦。　湖南學生在這種壓迫之下真是哭不得笑不得。…………

五月十四日

我們的時代（二）

六月四日

天津軍事善後局徵借房租兩月，本日又出示催繳。

唐生智本日電國民政府，報告組織湖南臨時政府。

國民政府派陳友仁，宋子文，陳公博爲辦理解决工潮專員。

吳鐵城轉解虎門看管，聞吳有勾通魏邦平嫌疑。

倫敦電稱埃及國民黨首領現首相柴魯爾辭職，惟其勢力尙佔國會大多數，對於英國在埃及之蘇丹管轄權，蘇彝士運河保障權等，仍不願讓步。

今日英國礦工公會秘書柯克乘飛船抵比京，參加國際礦工聯合會之幹事會，議決設法減少運往英國之煤。

五日

廣東國民政府本日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廣州農工商學聯合會發表宣言，擁護國民革命軍北伐。

漢口英美烟廠罷工，經再度調停，决以後不再增裝烟機，賠工人損失八百元，已於本日上工。

天津因軍用票流通影響，市面蕭條，銀行及銀號均停止營業或遷往租界，綢緞莊，金飾店均然；近日流通劵跌至二三折；聞端午後各商號之停業者約十之七八。

本日晚，駐山東滕縣之晉軍兩連，因久欠軍餉，當局有遣散消息，突然譁變，在東關一帶大肆搶刧而逝，人民損失極重。

本日法使函外部，甘肅財廳所定教會置產預先報明辦法，是否遵貴政府訓令，并是否各省一致。

本日法使照會，據報告廣東方面有船隻十八艘，滿載軍隊，經過法屬廣州灣，侵犯邊界，違背條約，特提抗議，並請設法禁阻。

日本長野縣伊那電氣鐵道罷工團，本日與福岡站職員某，發生衝突，致釀成毆鬥，斷電話綫，又今朝有工人四十四名，在松島工場，與守衛衝突打壞玻璃窗，及其他。

東京各大學學生為謀學問獨立，反對文相取締學生思想訓令，今日開實行委員會。

美參院通過議案，加添海軍中飛機力量，至少一千架，又陸軍飛機亦增一千八百架，於五年內告成。

六日。

本日直隸省商會聯合會發出宣言，為商民呼籲求援，原文如下：『天禍吾國，變亂相循，擾攘頻年，迄無甯息，影響所及，百業凋零，哀我商民，受害尤烈，伏維一國商

業之盛衰，關係國民經濟之消長，與國家財力之盈虛，至深且鉅，是以東西列強，莫不競競於是，直以資本侵略主義為發展民族亡人國家之利器，我國商業，本極幼穉，而其對外競爭之能力，與夫環境之扶持，比諸外商，均遠不逮，即無意外之摧殘，急起直追，猶恐不能角勝於萬一，而況兵禍所及，直接迭遭塗炭，間接瀕受剝削者乎，蓋懋遷有無，以交通為命脈，經濟發展，恃交通為策源，每過戰起，各路交通，悉借軍用，商務轉運，完全斷絕，貨物既不能通行，營業遂因而停頓，以致市廛蕭條，金融窘縮，國民經濟，陡呈恐慌，外人乘機大肆操縱，其危害有不勝言者，第思往者失和，多係局部，為期較暫，不意去歲戰端一開，牽動十餘省，兵連禍結，舉國騷然，而商民所遭之痛苦，所受之損失，更為向所未有，計自客秋至今，京漢，京奉，京綏，津浦，隴海，正太，各路車輛，盡為軍隊所扣留，棄置無用，不令開行，由是所有商貨，或堆積站旁，或遺棄中路，總其損失，難以量計，商民坐視虧折，已屬不貲，加以軍隊所在，紀律毫無，商民何辜，遭此浩劫，不急補救，將何以堪，時至今日，非振興商業，不足以救國，非維持路政，更不足以救商，現在京綏風雲，雖仍密布，其餘各路，已無戰事可言，祇以前者所扣車輛，不肯按路撥還，恢復原狀，致令商運之停頓如故，商民之叫苦如故，甚或不肖軍人壟斷路政，攬售車票，賄賂公行，毫無顧忌，又復軍隊複雜，號令難一，甲站賄通，乙站構阻，層層敲剝，種種留難，騷害情形，實難言喻，路局被挾，莫敢誰